

第一卷

選說小篇短

МОР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Шанхай *Эпоха* 1948
2-ое издание

海 上 英 雄

發 行 者

羅

果

夫

1950.9.26.

總 經 售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二七五一

電報掛號：EPOCHPUBCO (五七〇〇四四)

一九四六年七月初版
一九四八年七月再版

1950.9.26.

本書目次

蘇聯衛國戰爭中的海軍……(水夫譯)……	3
卡達耶夫 旗子……………(磊然譯)……	5
拉甫列烏夫 豐功偉績……………(磊然譯)……	11
卡雄林 白色快艇……………(白塞譯)……	35
哈馬堂 西伐斯托波爾人……………(林陵譯)……	40
梭羅維姚夫 西伐斯托波爾石頭……………(水夫譯)……	65
拉甫列烏夫 穿橫條襯衫的死神……………(磊然譯)……	87
梭羅維姚夫 遠航……………(磊然譯)……	94
卡錫爾 潛艇隊的非個……………(水夫譯)……	102

海 上 英 雄

—— 短篇小說選 ——

上 海

時代書報出版社

蘇聯衛國戰爭中的海軍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是一個強大的海軍國。它的國土浴着黑爾大洋和十四個海。颯颯的海風吹拂着蘇聯的海岸，在蘇聯人民面前到處展開着蔚藍的海景。蘇聯人民自古以來就和大海關係密切，海的羅曼色彩吸引着無數代的俄羅斯人民。

俄羅斯水手在海洋的胸脯上搖帆，他們的旗幟高傲地在太平洋，太平洋，地中海上飄揚。俄羅斯水手鄒夏柯夫，納希莫夫，拉羅列夫，羅斯托明，柯爾尼洛夫和馬卡洛夫的名字永遠銘刻在人民的心裏。從彼得大帝時代起就形成了俄羅斯海軍的傳統。

當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面前升起加強國防的問題時，這也聯帶到一切海軍，關切海軍威力的增加的問題。在和平的社會主義建設年代，史大林同志，布爾雪維克黨，全體蘇維埃人民，都不倦不怠地培養並培植配得上社會主義國家的海軍，這樣，強大的艦船在寒冷的北海出現了；這樣，太平洋沿岸的強大艦隊成長了；這樣，數量龐大的潛艇隊建立了。

一九四一年，當法西斯強盜襲擊蘇聯時，蘇維埃紅海軍和紅軍一起挺身捍衛祖國的光榮，自由和獨立。巨大的蘇德戰線北起巴倫支海，南迄黑海。紅軍的陣地常常是河流和湖泊。蘇維埃國家的驕子——傳奇中似的列寧格勒在波羅的海岸上阻住了敵人。陸軍獲得了海軍的有力援助。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德軍沒有一次在蘇軍後方登陸成功，而蘇聯海軍却完成了一百次以上的登陸作戰。在蘇聯最高統帥史大林大元帥領導之下，紅海軍和紅軍的配合作戰獲得了並世無雙的最光輝的成就。

作為紅軍可靠的助手，紅海軍不斷地使敵人的艦船蒙受慘重的損失，破壞他們的交通，目光炯炯地保護着祖國的海疆。海軍們用不朽的光榮掩蓋了自己。

列寧格勒，西伐斯托波爾，奧德薩，漢高等城的英勇戰事是蘇維埃海軍的何等光榮的史頁呵！

在克里米亞戰爭時，西伐斯托波爾保衛者之一，柯爾尼洛夫上將曾寫給他的下屬道：

「我們是戰至最後一人。我們沒有地方好退——我們的後面是大海。我禁止所有司令官敲退兵鼓；鼓手應當忘掉這鼓調。如果司令官中間有人命令敲退兵鼓——就將這個司令官斬首；如果鼓手敢敲擊這可恥的鼓調——就將那個鼓手斬首。夥伴們，如果我命令敲退兵鼓——那麼請別聽我，而不將我打死的那個人就是下流胚。」

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當西伐斯托波爾再度成為大戰場時，蘇維埃國家知道了第十一碼堡守衛隊的偉績。其中六個人戰死了，但是敵人是被擋住了。在一個死難者——卡柳士納的袋裏找到了下面的字條：

「我的祖國！俄羅斯土地！敬愛的史大林同志！我，列寧共青團的兒子，它的學生，是按照良心偷偷告訴我那樣的作戰，我打著敵人，直到我胸中的心停止了跳躍。我要死了，但是我知道，我們一定戰勝的。……」

這兩個出色文件的意義極為重大。這是多麼堅強的，不屈的軍人精神！

紅軍在歐洲各國經歷了一條凱旋的路，而到處伴著他們的就是英勇的紅海軍。蘇聯的軍艦在波羅的海沿岸，在哥尼斯堡和格丹斯克，在多德河和奧德河擊潰了敵人。當蘇聯砲手首次向柏林發出排砲時，聶伯河艦隊的排砲就與之交融了。在德國的斯普萊河上，揚起了常勝的蘇聯海軍的旗幟！

蘇德戰爭結束了，蘇聯的海疆再度自由了，英勇的水手們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本書是蒐集蘇聯作家在同法西斯德國的作戰中所寫的關於蘇聯水手的偉績的短篇小說而成。蘇聯海軍同敵人作戰的英勇是任何數字和事實所不能表達其萬一的。祇有以戰地特派員的資格和紅海軍一起生活的作家才能以藝術的手腕描畫出他們的精神。這些短篇回答了中國讀者一個問題，為什麼蘇維埃人民在同法西斯主義的可怕戰爭中獲得了勝利。

（水夫譯）。

卡達耶夫
(B. Карнев)

旗 子 (ФЛАГ)

幾個白雲的雲頂顯露在島的深處。一個教堂的窄狹的三稜尖塔聳立在屋頂之上。嵌在黯淡天空的尖塔上頂着一個筆直的黑十字架。

岩石的海岸似乎是沒有人跡的，幾百里方圓的海面也好似空曠無人。其實並非如此。

有時在海的重處顯出軍艦或運輸艦的模糊的側影，但就在這一剎那一塊花崗石悄悄地輕飄地——像在夢境裏那樣，像在童話中那樣，——

移向旁邊，打開一個山洞。三尊長射程大砲像從下面向山洞裏漂浮似地聳起。它們聳起高出海面，指向前面之後，便停了下來。三根長得驚人的砲管如同跟着磁石似的隨着敵艦自動地旋轉。在厚厚的鋼板上和總排水口裏閃爍着濃重的綠油。

在深鑿在岩石裏的暗砲台裏，駐紮着一隊不大的要塞駐防兵和他們所有的器具。用鑲木板和最下層隔開的狹窄的壁籠裏住着駐防隊長和政治委員。他們坐在做在壁上的吊板上。一張小桌子把他們分開。在小桌上點着一盞小電燈，它以靈捷的閃光反射在換氣機的圓板上。乾燥的風吹動着公文書。一段短鉛筆在劃分着方塊的地圖上滾動。這是海底地圖。剛才隊長得到報告，說在第八方塊內發現敵方驅逐艦。隊長點着頭。

一片眩目的橙黃的火光從砲裏飛出來。一連三響發射撼動了水和石頭。空氣沉重地打擊耳朵。砲彈一顆接着一顆的，帶着磨鐵彈打在大理石上似的聲音向遠處飛去。過了幾分鐘之後，回聲在水上送來消息，說它們爆炸了。

隊長和政治委員沉默地互相看看。在無言之中一切都明白：島子四周被包圍着；聯絡綫已經被切斷。一小羣勇士在不斷的從海上和空中來的襲擊之下保衛着被圍的要塞已經一個多月了；炸彈經常不斷狂暴地轟擊着山岩；水雷艇和登陸艇在周圍上下巡邏；敵人想以猛衝來奪取這島；可是花崗石仍舊危然不動地屹立着；於是敵人只得退到海中；集合力儘重新部署一下，他再來猛攻；他想找一個弱點，可是找不着。

然而時光却流逝着。

彈藥和食物一天少似一天了。地窖裏空了。隊長和政治委員一點鐘一點鐘地坐着看報告書。他們調度着，緊縮着。他們希圖延長這可怕的一刻，可是終局迫近了。並且它終於來到了。

「怎樣？」政治委員終於說。

「就去『怎樣』吧，完了。」隊長說。

「那末寫吧。」

隊長不慌不忙地打開值班日誌，看了看表，用齊整的字跡寫道：「今天從早上起，所有的大砲都開火。十七點四十五分發了最後一排砲。砲彈完了。食物還够一晝夜。」

他闔上日誌——這本厚厚的，用繩子穿着並且打着火漆的日帳簿，把它擰在掌上好一會，似乎要確定它底分量似的，然後放在書架上。

「政治委員，事情就是這樣。」他並不帶着微笑地說。

有人敲門。

「請進來。」

值日兵穿着鮮明的，從上面流下水來的雨披走進室內。他把一個不大的鉛質管子放在桌上。

「航空通信筒嗎？」

「正是。」

「誰送的？」

「德國驅逐機。」

隊長旋開頂蓋，伸進兩個手指，把捲成一個小管子的紙拉出來。他看了之後，眉頭皺起來了。在羊皮紙上用薄草色的碳墨水，以粗大的很可以辨認的筆跡寫着如下的字：

「蘇連（聯）要塞及砲台斯林（司令）閣下，你們四周都被保（德）圍了。你們沒有彈藥和食物了。爲此（避）免徒然的流血起見，我請你投降。條件是：整個要塞駐防兵連同斯林（司令）和政治委員放棄要塞砲台，並且要保持其充分完整和秩序，不帶武裝的走到近教堂的空地上——在那裏投降。中歐鐘點六時正在教堂塔頂上要掛起一面白旗。這樣，我允許把活命賜給你們。否則就是死。投降吧。」

德國陸戰隊隊長海軍少將馮·愛衛爾夏甫（Фон. Эвершарп。）

隊長把投降條件遞給政治委員。他看完了對值日兵說：

「好。去罷。」

值日兵出去了。

「他們要在塔頂上看見旗子，」值日兵出去之後，隊長沉思地說。

「是的，」政治委員說。

「他們可以看到它。」隊長一面穿着大氅，一面說。

「在塔尖上掛面大旗子。委員，你想怎樣，他們能覺察嗎？應該讓他們一定能發見它。應該讓它儘可能大些。我們來得及嗎？」

「我們還有時候。」政治委員尋找着制帽說。「眼前還有一夜。我

們不會就誤了的，我們來得及把它縫好。讓大伙兒一同工作一下。它將是很巨大的。這是我可以向你担保的。」

隊長和政治委員，他們擁抱起來，並且親了親嘴，他們男子式的熱烈地接吻，嘴唇上感到有被風吹得發苦的皮膚的粗魯味。他們是一生中第一次接吻。他們急忙起來了。他們知道，做這事的時間永久不會再有。

政治委員走進最下層，從小筒裏把列寧底半身像拿出來。他從它底下抽出一塊長毛氈絨的米紅色的手巾。然後他站到凳子上從櫃上取下帶有標語的輕羽毛巾來。

要塞駐防兵徹夜縫旗。那麼巨大的旗，幾乎最下層都容不下。它是用水手的大針和粗線由各式不同的一塊塊的布，由從水手底箱子裏所找出來一切合式的布縫成的。

破曉之前不久，旗子預備好了。

於是水手們最後一次修了面，穿上清潔的襯衫，頸上掛上自動槍和裝滿子彈的袋子，開始一個跟着一個沿着繩梯走上去。

破曉時航員值班長來敲馮·愛衛爾夏甫底艙門，馮·愛衛爾夏甫沒有睡着。他和衣躺在吊鋪裏。他走到盥洗檯前照照鏡子，用利倫香水（Одеколон）擦擦他眼睛下面的眼囊。在做完了這事之後，他才讓值班長走進來。值班長非常激動，他艱難地抑制着呼吸，舉起手來行禮。

「教堂頂上掛起旗子了？」馮·愛衛爾夏甫玩弄着象牙刀柄上的螺旋，猝然地問。

「正是這樣。他們投降了。」

「好，」馮·愛衛爾夏甫說。「你給我帶來了最好的消息，好極了。召集全體到上面去。」

一分鐘後，他又開門站在昏聩的甲板艙上。天纔破曉。這是一個深秋的黯淡有風的黎明。馮·愛衛爾夏甫在望遠鏡裏看見水平線上有一座花崗石的小島。它平躺在灰色的並不美麗的海中央，嶙峋的波浪用奇異的同形模寫出海濱岩石的形狀。海彷彿是由花崗岩雕成的。

在漁村的側影之上聳立着一個教堂窄狹的三稜尖塔，嵌在黯淡天空

的尖塔上頂着一個筆直的黑十字架。大旗招展在塔尖上，在黎明的朦朧之中，它是完全暗的，幾乎是黑的。

「可憐的人們，」馮·愛衛爾夏甫說，「他們大概把他們所有的被單都給縫上，才能縫成這麼大的一面白旗。有什麼辦法呢，投降當然有它的不方便。」

他發出命令。

登陸艇和水雷艇的小艦隊向島子開去。島子放大了，迫近了。現在肉眼已經可以看出一堆水手站在近教堂的空地上。

在這一刻間露出了赤紅的太陽。它懸掛於水天之間，上弦穿入長長的有如煙霞的烏雲裏，下弦觸着齒形的大海。慘淡的光線照耀着島子。教堂上的旗子變成紅色的了，如同鍛煉着的鐵一般。

「該死的，這真好看，」馮·愛衛爾夏甫說，「太陽把白旗染成紅色，可是我們馬上又要叫它發白。」

風鼓着怒濤。浪擊着岩石。岩石抵擋波擊，像黃銅似地發出鏗然之聲。纖細的聲響在散滿着水花的空氣中顫動。海水潺潺，像環珞似的瑤瑯低語着。突然間它用全力打擊那無形的障礙物，像放砲似的飛回去，像整個間歇溫泉似的爆發出沸騰着的粉紅色的水氣。

登陸艇撲來靠岸。德國人把自動槍高舉頭上，起泡的水齊到胸膛，沿着滑石跳躍，滑跌下去又重新竄起，向要塞奔跑。啊！現在他們已經上了岩石！啊，他們已走進洞開着的砲台昇降口了！

馮·愛衛爾夏甫站着，用手指鉤住腎臟的甲板鎗的扶手。他的目光沒有離開岸邊。他在贊嘆着猛烈攻擊的奇觀。他的臉痙攣地抽動着。

「前進，孩子們，前進啊！」

突然，地下爆炸撼動全島。血跡模糊的衣服和人體的碎片從昇降口向空飛起。岩石一塊塊地爬動而分裂了。岩石波旋轉着，被從深處推向表面，從島的內部和表面衝進張開的裂縫，炸毀的大砲像一堆燒焦的金屬物似的堆在那裏。

地震的裂紋滿佈全島。

「他們把砲台炸了！」馮·愛衛爾夏甫喊道，「他們違反了投降條件。」

這時太陽緩緩地進入了烏雲。烏雲把它吞下了，隱隱地照耀島子和大海的紅光模糊了。四周的一切都變為單調的花崗石的顏色。一切——除了教堂上的旗子。馮·愛衛爾夏甫想，他要發瘋了，不顧一切物理的定律，教堂上的大旗仍然繼續呈着紅色，在灰色景色的背影上它的顏色變得格外強烈了。他搓搓眼睛。馮·愛衛爾夏甫還纔明白了一切。旗子根本不是白的，它一直是紅的。它也不會是別種顏色。馮·愛衛爾夏甫忘了他是同誰打仗。這並不是視覺的錯誤。也不是太陽欺騙了馮·愛衛爾夏甫，是他自己騙了自己。

馮·愛衛爾夏甫發下新的命令。

轟炸機，戰鬥機和驅逐機的航空大隊都昇入空中。水雷艇，驅逐艦和登陸艇從四面向島子突進，一批批新的陸戰隊又順着潮濕的岩石攀登，傘兵像金黃降落落在漁村的屋頂上，爆炸把空氣扯成碎片。

在這地獄的中央，挖掘於教堂牆壁之下的三十個蘇聯水兵把他們的自動槍和機關槍向四方——向南，向東，向北，向西架好。在這可怕的最後的時分，誰也沒有想到生命。關於生命的問題已經決定了，他們知道就要死去。但是，在死的時候，他們要儘量多消滅幾個敵人。作戰的任務就在這裏。他們要把這任務執行到底。

但是力量太不平衡。

三十個蘇聯水兵披戴着從教堂的牆壁上被爆炸子彈打下的磚瓦泥灰的碎屑，他們的臉被煤煙薰得烏黑，流着汗和血，把水手服襯裏上撕下來的棉花塞在傷口，他們一個接着一個的相繼跌倒，但仍舊繼續放射到最後一息。

他們上面招展着巨大的紅旗，是用水手的大針和粗線由各式不同的紅布，由水手底箱子裏找出一切合式的布所縫成的紅旗。它是用惠贈的小絲巾，用紅色的領花，大紅的羊毛圍巾，粉紅的圍草袋和朱紅的被單縫成的。「內戰史」第一卷的鮮紅布封面和兩幅用平針繡在櫻桃色絨子上的列寧和史大林的像——這是庫豐希夫（Кубышев）女子們的禮物——都被縫在這火樣的鑲嵌圖上了。

在使人頭眩的高空中，在移動着的烏雲中間，它招展着，像水流似的飄盪，像烈火似的燃燒，彷彿有無形的巨人旗手擎着它，突進地穿過戰爭的烽烟，向前，向勝利邁進。（磊然譯）

拉夫列烏夫
(Борис Лавренев)

豐功偉績

(П О Д В И Г)

不幸的事件在六點鐘發生。

它以十分周密的，嚴格的準確被記載在驅逐艦的航海日誌上面：「6:01」「激進」艦於郎格倫得燈塔橫路觸魚雷受損。據指揮員報告，該艦尚未下沉。死者七人，受傷十六人。隊長下令：「激進」艦停留原處，修理損傷。其他各艦繼續行動。」

這是「嚴峻」艦值班指揮員的激動得顫慄的手寫載入日誌的一切。航海日誌不知道情感和情緒。它祇是反映事實而已。

假如要徹底敘述，事情是這樣的：

在六點缺幾分鐘之前隊長瑪格李得謝 (Мартидзе) 中校命令舉起信號：「轉折要順序向左轉八個羅盤方位。」

隨着旗艦船跡而行的「大阻」號和「激進」號演習了信號。五色繽紛的旗幟猛烈地迎風招展着，又飛下來。「嚴峻」號上在轉折開始的時候同時昇揚着「執行」的信號，驅逐艦急速地向左轉，被高傲的船尾裹下的泡沫怒冲冲地發出虛虛聲，浪花四濺着。

瑪格李得謝中校走到船長台的左翼，觀測船艦執行轉折。在旗艦船尾的波紋中駛行的「大阻」號準確地在那個地方轉了灣，這波紋在那地方便形成了一個淡綠的，由於氣泡而多沫的水的急轉的曲折。「激進」號駛地衝到轉折點，瑪格李得謝便皺了皺眉頭。他不喜歡在機動演習時的疏忽。在大海中軍艦和人的每一個行動都應該準確到百萬分之一米。『簡直是視為兒戲，是在賽馬，』他不滿地想到「激進」號的指揮員

，「爲什麼要兒戲呢？海並不是跑馬場，況且……」

他還沒有來得及想完。水便從「激進」號船首底下像一條彈性的白柱衝了上來。這水柱在很遠的地方膨脹起來，像一個沸騰的穹窿形的圓頂。黃色的火焰拋出了已經被烘燻黑的第二根柱子，透過它閃爍了一下。這柱子籠罩了軍艦的全身，並且立刻以爆炸的轟然巨響擊入站在「嚴峻」號船長台上人們的耳鼓。

一個舵手跳到前面的遮幕後面，他發覺放在船長台的欄杆上的隊長的手指是痙攣地彎曲了，這些緊握着的手指上的指甲也發青了。

水煙交混的一片烏雲挾着坼裂聲和飛騰聲落下來。「激進」號的船身從它裏面緩緩地爬出來。艦身的首端斷裂到船長台的地方。和艦身脫離的船首上層甲板很快地沉到沸騰的漩渦裏去。初爆裂弄得曲折的船首橫杆還在水面上支持了一刹。後來波浪又將它汎上來。

「激進」號整個從煙霧中出來，首部吃水不深。「嚴峻」號和「大膽」號減低了速度，仍舊向最後的方向駛去。在它們上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激進」號的殘缺的船長台。有一個人影順着船長台下傾捲成鐵捲的甲板面上向上爬。

「准許停下來放下小艇嗎？」「嚴峻」號指揮員海軍中尉高李考夫（Голиков）聲音高得不自然地問瑪格李得謝說，（他波動得透漏了稱號），一面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損毀的驅逐艦。

「不許！」

瑪格李得謝彷彿觸着赤熱的金屬，被燙斃了似的嚴厲地將手從支柱上用開，他回過來朝着驅逐艦指揮員。

「中尉同志，您使我很驚異！您並不是第一年服務。也應該知道我們的訓令。」

高李考夫中尉的臉紅了一下。戰鬥訓令他連背也背得出，並且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不許就留，也不許放下小艇援助隊中損壞的戰艦。這是新海戰的一條嚴格枯燥的法令，它永遠地撤消了「自己死亡，救出同志」的那條犧牲的傳統。自從一九一四年的九月裏一隻老練的潛水艇奧多·維吉金娜（Отто Веддигена）用三次連貫的攻擊將三艘不列顛巡洋艦送到海底的那一天起，這條高貴的自我犧牲的法典便在全體海軍中絕非難着。那些巡洋艦淪毅地依着浪漫主義的倫理學停在原處不

，從最先被炸毀的「胡第」上面救人。這樣它們就一個跟着一個的共担了它的命運。

高李考夫中尉在理論上很了解這條嚴格訓令的整個的適合時宜性，不過此刻，站在同志的死亡面前，他不禁一剎間對它發生了懷疑。家長的責備使他恢復了意識的清醒。失掉一隻軍艦，總比失掉三隻的好。這成為戰術的算術的問題了。

『向「激進」號調查損傷的情形，並且問他會不會處理？』馬格李得謝命令。信號長以非常的速度用小旗搖了問句。在「嚴峻」號的船長台上大家都懷着悲愴的緊張讀着回答，逐個字母地，無聲地翕動着嘴唇。

『船首一上一層一甲板一爆一裂……第一一汽缸室板壁被壓縮。漏口無窮重要……傾料可用自己的方法支持不使下沉。』

隊長的緊鎖的雙眉放開了。

『很好，』他說，『轉達：「我命令停在原處，等船隊回來。」』

『是！』

高李考夫朝「激進」號那邊瞥視了一下。砂沙的驚身在傾斜的浪濤中翻盪着。高李考夫想到了「激進」號的指揮官西區·加里寧(Васи́й Ки́рилло-вич)，想到了海軍學校中難以忘懷的歲月，不禁輕輕地嘆息了一聲。孤零零的佇立空曠的大海中間，待在一隻殘破的軍艦上是寂寞的，等待著任何一隻漫步進入發生事件區域來的敵艇可以一下子把你送給魚蝦做一頓盛餐。應該無論如何要努力減輕朋友的痛苦。

『中校同志，』高李格夫躊躇地提議道，『或者，用無線電重告根據地，讓那邊派援助來。』

『不許，』馬格李得謝再度拒絕了，『繼續行動。我們在無線電裏談話，給德國人聽見了，會招來多餘的麻煩。但是我們須要的是放下障礙物。這是我們根本的任務。您忘了我們是負着什麼責任的嗎？「激進」號還是電氣呢，幸虧是觸着了船頭。假如是船尾呢？……呸，所以讓它去寂寞一下吧。』

高李考夫中尉立刻想起了重炮，並且感到一陣令人不快的寒氣像針似的在海軍夏衣下面蠕動着。像其他的驅逐艦上一樣，在「激進」號船尾的鐵軌上放着準備扔下去的水雷。一共有六十隻。假如它們被炸而引起了爆發……

高李考夫打了一個寒噤，在沉思中顫動了一下。

『可是，天氣是溫和的，敵人的潛水艇不見得特別會到這兒來——這兒的水很淺。我們弄起來不會超過三小時，這樣我們還來得及投一根繩給華西亞，假如他能支持的話……但是如果不呢？假如板壁支持不住了呢？那些小艇多半爆炸得不全了，得帶着救生圈游泳。不知游起來時候可見嗎？』

高李考夫怒冲冲地轉過身來背對着殘缺驅逐艦的縮小的側影，在困難中將同志棄之不顧是痛心的，但是戰爭的鐵一般的必需是要這樣的。須要做自己的工作。須要遇到自己的艦隻和自己的人員。

『仔細注視各個部份！』他向觀察員喊道。他們同時也凡像平常一般不快樂的，但是抑低了的一本正經的聲音喊着回答道：

『是，仔細注視各個部份！』

高李考夫朝隊長斜視了一下。他站着，不時吸着煙斗，這是一個由於年齡關係而微胖的四十二歲的人，有着凝然不動的面龐，在它上面無論什麼都看不出。

『鐵石心腸，』高李考夫內心激憤地說，『甚至一點都不激動。』但是他錯了。在「激進」號爆炸的一刹那發覺隊長的手指突然痙攣的那個范手可以告訴他這一點。

隊長心中在騷動着。從傍晚起——從他要將水雷不是放在敵機轟炸了三晝夜的有設備的港灣中，而是放在毫無設備，而且連水雷也是用人工拖上甲板的默默無聞的小港中的那時候起這騷動便連一秒鐘也沒有停止過。隊長在這騷動的白夜中連瞌睡也沒有打一下，在這個晨曦中，一羣紅軍水手累得「杭甯，杭甯」地喊着，順着小橋拋擲着填滿炸藥的黑球。他為這些像螞蟥一般愛勞動的年青的孩子們激動，為了自己的經驗，為了指定行動的成功而激動着。「激進」號遭遇的不幸更使他不安，最大的原因是這不幸碰到了他心愛的人，——全波羅的海驅逐艦中的最勇敢指揮員的「艦」。此外還因為這事使這一次的航海變為毫無意義；本來是要放一百八十隻水雷的，現在只得放一百二十隻了，這已經使敵艦觸着障礙物死亡的可能性減少了三分之一。隊長在為所有的人擔心，可是為自己却一點都不。他已經習慣了將他自己置之度外。

他回過頭來向船尾後面幾乎看不見的「激進」號的側影看了一下。